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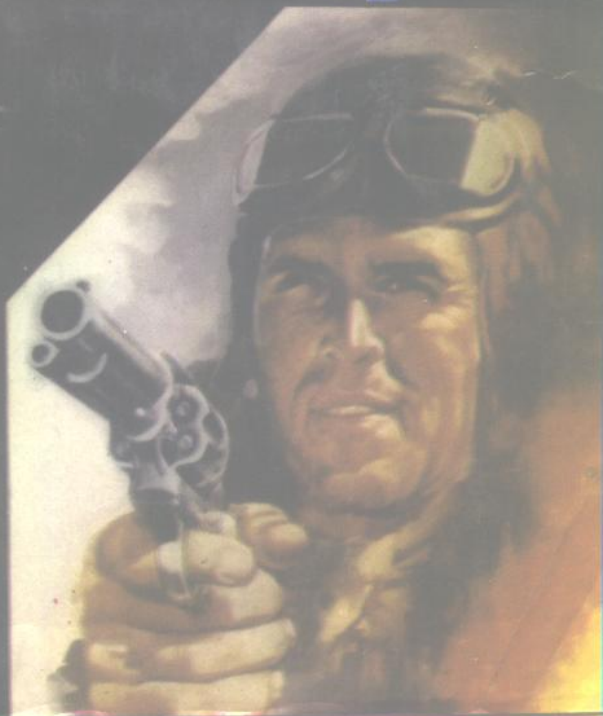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卷

国际间谍 大争夺



〔英〕丁·阿契尔著

宝文堂书店



国际间谍大争夺

【英】丁·阿契尔 著

梁雁思 译 朱海濱 校



A Matter of Honor, published at \$ 18.95 by Linden Press/

Simon & Schuster © 1986 by Jeffrey Archer

内 容 说 明

本书是最近几年的世界畅销书之一，作者是英国保守党前副主席，著有多部畅销书。

一幅圣像，关系到苏美领土，围绕圣像展开了一场苏、美、英间谍国际大追捕，惊险，凶残。主人公携带圣像，横跨瑞士、法国、英国，千方百计躲过间谍的追捕，在途中他的情人被害死，自己也受到化学审问的酷刑。情节曲折、离奇、瞬息万变，双重间谍，行踪莫测，敌我难分。本书是通俗文学蓝本，惊险小说魁首。它既能供人消遣，又能开人智慧，值得一读。

国际间谍大争夺

宝 文 堂 书 店 出 版

(北京东四八条52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 京 彩 虹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150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8

1988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—18,000册

ISBN 7-80030-081-1 / I·48 定价, 2.50元

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

1966年5月19日

“这是份赝品”，俄国领导人注视着手中那一小幅精美的画像说。

“不可能”，他的政治局同僚道。

“近50年来，沙皇的这幅名为《乔治与龙》的圣像在严密的看护下，一直藏在列宁格勒的冬宫里。”

“那倒是真的，雅布斯基同志”，年迈的那位说，“但是这五十年里，我们看护着的却是份赝品。红军攻占冬宫前夕，沙皇就一定把真迹给转移走了。”

随着猫捉老鼠游戏的继续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首脑在座椅里不安地移动着

2069/27

身躯。主持“克格勃”工作多年的雅布斯基明白，自那日凌晨4点接到电话，说勃列日涅夫总书记让他马上去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报到之时起，他就被迫充当了老鼠的角色。

“你怎么能断定它是赝品，伊里奇？”

“因为，我亲爱的雅布斯基，在过去的18个月里，冬宫里所藏的一切珍品的年岁都用最先进的设备进行了测定。”勃列日涅夫道，“结果表明，我们深信不疑地奉为国之瑰宝的这幅杰作，却是继卢布列夫真迹500年之后的伪画。”

“那是谁的伪造，动机又何在呢？”雅布斯基不相信地问。

“专家们告诉我，它很可能出自一位宫廷画家之手，”俄国领导人答道，“他一定是在革命爆发的几个月前才受命的。冬宫美术馆的馆长一直感到困惑的是，沙皇所有名画的框背都系有白银皇冠，而这幅却没有。”

“但沙皇拿真画去做什么了？”雅布斯基似乎在问自己。

“这正是我想知道的，同志，”勃列日涅夫把双手按在办公桌上说，“你便是要找出这一问题答案的人。”

雅布斯基第一次感到信心不足起来，“您找我就为这事吗？”

“不错”，总书记边说边展开一份卷宗。他大声念道，“革命爆发前不久，沙皇尼古拉二世将卢布列夫的这幅名画视为通向西方自由的护照。他肯定伪造了一幅，留

在以前挂着真画的书房墙壁上。”

雅布斯基仍没有明白过来。他的领导为何要国家安全局涉入调查一小幅名画的盗窃案里去呢？“我们寻找这幅真画的重要性到底有多大？”他进一步问道。

勃列日涅夫盯着他的下级。“至关重要，同志”，他回答道，“在你追回沙皇的这幅圣像期间，我将为你提供你所必要的一切人力与财力。”

“但我若按您的吩咐去办，总书记同志”，雅布斯基力图掩饰自己的怀疑，“到后来，我所花费的钱恐怕要远远超过那幅画的价值。”

“这是不可能的”，勃列日涅夫说，“因为我要得到的并不是圣像本身。”他稍停一下，“沙皇依靠卖出那幅圣像的钱，不过能维持几个月他过惯了的那种方式的生活。不，我们可以肯定，沙皇必然在圣像内藏入了日后能保他及其家庭平安的什么东西。”

“什么东西竟有如此重要的价值？”雅布斯基问。

“同志，你还记得当年沙皇为换得性命而向列宁做出的许诺吗？”

“记得，但那不过是个骗局。因为没有任何文件藏在……”他停了下来。

勃列日涅夫发出胜利者的微笑，“你看，同志，那份文件一直都藏在圣像内。我们只是没拿到真货。”俄国领导人递过去一张纸，“这上面是沙皇的证言，表明我们在圣像内能找到的东西。而当时，圣像内确是什么都没有，

这更使列宁相信，沙皇是为救自己及家人免遭杀戮而这样行骗的。”

雅布斯基慢慢读了沙皇临刑前几个小时签名的那份手写真言。他的双手开始抖动，额上沁出了汗珠。他看了一眼放在总书记办公桌上那幅仅有书本大小的圣像。

“自列宁去世后”，勃列日涅夫道，“没人相信过沙皇的宣称。但现在，我们若能追回那幅真画，也就能获得沙皇当年许诺的文件。这是毫无疑问的。”

“以那些文件签署者的权力，没人敢对我们合法的要求提出质疑的。”雅布斯基道。

“还使我充满信心的是，”俄国领导人道，“如果美国人企图否定我们的权力，我们将有联合国和国际法做后盾。但我担心，时间对我们不利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看一看沙皇证言的最终有效期限，你就会明白，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来遵守我方的协议。”

雅布斯基仔细看了一眼期限——1966年6月20日。他递回沙皇的证言，考虑着他的领袖委以的重任。

勃列日涅夫继续道：“所以你明白，雅布斯基同志，我们离截止日期只有一个月了。但是，你若能在这一个月内追回真画，约翰逊总统的防御战略实际上将失去其作用，美国将成为俄国棋盘上的一个小卒。”

英格兰 汉普郡的阿尔波肖

1966年6月8日

“我将500英镑留给我亲爱的儿子——亚当·斯各特上尉。”

老律师从他那副半圆形眼镜的上方瞥了瞥面前的英俊小伙子。亚当意识到了律师的目光，便用一只手不自然地拢过他那密密的黑发。尔后，霍布鲁克先生的眼睛又移到面前的遗嘱上。

“将400英镑留给我亲爱的女儿——玛格丽特·斯各特。”亚当忍不住偷偷一笑。甚至在辞世之际，老父亲还这般咬文嚼字。

“献给汉普郡板球俱乐部，25英

镑。献给阿尔波肖牧区教堂”，霍布鲁克先生以单调而低沉的声音往下念，“十镑。最后，我把房屋及所剩地产献给我亲爱的妻子——苏姗。”这一声明使得亚当只想笑出声来，因为他怀疑，爸爸的地产所余部分是否还值1000英镑。

霍布鲁克先生又抬头瞥了一眼。他清了清喉咙，似乎准备宣布哈布斯堡的宝石留给谁一样。斯各特家庭3名存活着的成员静静地坐着。他还有什么要补充呢？亚当想。

“我留给儿子的还有——”霍布鲁克先生顿了顿——那个封口的信封。我只希望它能给他带来比我得到过的更大幸福。他如果决定将它打开，就必须答应我的条件：信封内之物千万勿向别人泄露。”亚当迅速扫了母亲一眼。她显得很震惊。是恐惧、还是苦恼？

霍布鲁克先生没再言语，便把那个已发黄的大信封递向已故上校唯一的儿子。

房间里的人们都坐着没动。霍布鲁克先生封上那份薄薄的、标有“吉乐尔德·斯各特上校，D.S.O., O.B.E., M.G.”印记的卷宗，然后，推回椅子，缓缓地走到遗孀跟前。他俩握了握手，她说道，“谢谢你。”

大家都离开了律师的办公室。在母亲和妹妹舒舒服服地坐在那辆家用“莫里斯”轿车的位上之后，亚当钻到了方向盘的后面。他还没来得及发动引擎，他的母亲就抱怨开了：“我们得把车卖掉，你知道。这辆破车象个油老虎，我可出不起那么多钱。”

“咱们今天别为这个感到不快，”玛格丽特安慰道，“我不知道那信封内究竟装的是什么。”她补充道，想借此改变一下话题。

“毫无疑问是对怎样使用我那500英镑的详细指示。”亚当试图用这话使她们的情绪轻松一些。

刚才那种恐惧的神色又回到他母亲的面孔上。“我求过你父亲烧掉那个信封。”她低声说道。

亚当噙起嘴唇。他意识到，这些年来，他只见到父亲与母亲为一件小事争过一次，仅仅是为了这个信封。亚当仍记得父亲刚从德国归家几天后与母亲的那次争吵。当时，他们俩吵得面红耳赤。

“我一定要打开它，你明白吗？”爸爸坚持道。

“永远别想。”他的母亲回答，“我为你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，你至少要对得起我的牺牲。”

自那次怄气之后，将近20年的时间过去了，亚当再也没听到谁重新提到信封。中间，他问过妹妹一次，但她也不晓得他们到底争出了个什么名堂。

亚当驾驶那辆破旧的“莫里斯”轿车沿弯曲的乡间公路行了约有1英里，尔后，将车停在一个以蔓生植物组成方格的大门外。一条小径通过整齐的草坪，前面便是几间小草房。

“我想，你该回伦敦去了。”她的母亲刚走入客厅便这样说。

“我不用那么匆忙，母亲。”

“随你的便，我亲爱的，但别为我担心。”他母亲继续说。她抬头仔细打量了一下眼前的高个儿年轻人，多象她的丈夫啊！一模一样的黑发和深褐色的眼睛，一模一样坦诚的脸庞，甚至他那对人和蔼可亲的神态也和他父亲丝毫不差。但最重要的是，他和他的父亲一样，遵守着极高的道德标准。“玛格丽特总会照顾好我的。”她补充道。

亚当看了看他妹妹，不知她怎样应付。玛格丽特最近跟一位证券经纪人订了婚，不久就要开始自己的独立生活。她的未婚夫已在14英里以外的地方买下了一座小房子。

喝过茶后，他们的母亲一个人喋喋不休地把父亲的美德与不幸不停地念叨。尔后，玛格丽特便去厨房，屋内只剩下了母子俩。

“现在你既然不在部队了，我亲爱的，我真心希望你能找份好工作。”他的母亲说。一想起丈夫在世时，好工作有多么难找，她就深感不安。

“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母亲。”他答道，“外交部的人想再见见我。”

“况且，你手中还有500英镑。”她说，“那会使你的事情容易办一些。”亚当朝母亲微微一笑。她抬头望了一眼壁炉架上面的钟，说：“你最好准备上路吧，我亲爱的。我不愿看到你天黑后才骑上你的那辆机动脚踏车。”

亚当低头吻了吻她的脸颊。“我明天给你打电话，”他说。他出门时，将脑袋探进厨房门，对他妹妹叫道：

“我走了。我回头给你送一张50英镑的支票来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玛格丽特从水槽旁抬头问道。

“让我们说男女平等吧！”他巧妙地关上门，以避开扔向他的那块洗碗布。

亚当骑着他那辆机动脚踏车，朝着伦敦方向驶去。他的寓所在艾尔德路。他决定，一定要在自己的房间里，当一个人也没有的时刻，才将信封打开。他近来生活得很舒心，因此想郑重其事地享受一番见到信封内所藏东西的乐趣。在某种意义上说，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待他所继承的那一封信的发现。

亚当就他们的家庭悲剧问过他父亲不下一千遍。“这是件事关名誉的东西，老伙计”，他的父亲总是抬抬下巴、挺挺胸膛地说。他的一生都是在忍受别人的白眼中度过的。那些人自知能耐有限，和他在一起时，极少能引起他对他们的注意。真是小人心眼小。亚当最了解自己的父亲，对别人风言风语地说父亲参与了和叛国有关的事情，他从来都没相信过半句。

现在，亚当一只手扶住车把，另只手伸进内衣口袋，摸了摸那个信封，就好象小学生在圣诞节前一天摸着一件礼物，渴望知道究竟是件什么一样。

他努力把这些年来父亲告诉过他的几件事联系在一块。1946年，还差一岁就该庆祝50寿辰的父亲——被《时代》周刊形容为智勇双全、有胆有谋的军官——离开了部队。他的这一行为不仅使他的家人无法理解，而且也使他

所在的全团上下受到震惊。因为人们普遍认为，将军的十字剑与指挥杖落入他手中不过是几个月后的事情。

别人问及此事的时候，他所能奉告的仅是对战争已经够了，趁时间还来得及，赶紧挣点钱，日后和苏姗共度晚年。当时，他这话很少有人相信。后来，他虽想尽门路，但所能谋得的工作，只是在地方高尔夫球俱乐部当名干事。这样，人们对他当初的话就更加怀疑了。

只是出于祖父的慷慨，亚当才得以在惠灵顿的学校完成学业。读完书，他继承家族传统，开始了军旅生涯。

亚当参军后，被部队送到桑赫斯特的皇家军事学院学习。他刻苦钻研军事历史、战术和战斗序列。但是，他最大的成功却是他周末参加的越野赛跑。他连续两年获陆海空三军的长跑冠军。

他从桑赫斯特军事学院毕业时，成绩在他的班上名列第九。但他威望甚高，被授予荣誉剑时，没有一个人感到吃惊。自那时起，亚当坚定地相信，他自己也会象父亲那样，担负起指挥全团的重任。

在他正式服役后不久，皇家威塞克斯团接纳了这个上校之予。亚当很快赢得了战友们的尊敬。作为一名战术军官，他简直没有对手。很显然，他继承了父亲的胆量。然而，作战部宣布提为上尉的名单中，却偏偏找不到他亚当·斯各特中尉。这使他深为灰心。

最后，亚当终于被晋为上尉，但那是在他在马来亚丛林中与敌人赤手搏斗显示勇敢之后。有一次，他被敌人俘

获。他受尽各种刑具的摧残，但始终不屈不挠。8个月后，他设法逃了出来。重返前线时，他被授予军功十字架。29岁那年，斯各特上尉通过了参谋考试，但仍未得到进一步提升。最后，他感到自己这一辈子永远休想指挥一个团了。几个星期后，他便申请退役。

还是在部队服役的最后几个月，亚当就从母亲那儿得知，父亲活不过几个星期了。他决定不把自己已申请退役的事告诉父亲。他为父亲至死也不必因他儿子这件事而感到耻辱而欣慰。

伦敦郊外的景致使亚当的思绪回到找职业的紧迫难题上。不错，他还要和外交部的人再见一次面。但他所遇到的其他候选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况且，他心里十分明白，他缺少一个大学学位。

亚当将车子骑上国王路时，又用手摸摸内衣口袋里的那个信封，并希望劳伦斯还没有从银行下班回家。这倒并不由于他会抱怨；他的老校友十分慷慨，在自己宽敞的寓所里匀给他一间舒适的房子，每周仅收4英镑。

亚当停下车子。他明白，如果自己找不到外交部的那份工作，这辆车子就象母亲那辆“莫里斯”轿车那样，不得不卖掉。他爬上寓所的楼梯，到了五层楼上。他把钥匙插入锁孔。正在这时，一个声音从里面叫道，“门开着呢！”

“见鬼！”亚当低声说道。

“情况怎么样？”亚当进屋时，劳伦斯问。

“很好，”亚当答道。

劳伦斯已将银行制服换下，穿上了一件色彩鲜艳的运动衣和暗色运动裤。他的个儿稍低于亚当，但看上去比亚当墩实。他长着一头卷曲的黑发，那双灰眼睛总象在深思、询问。

“我非常敬佩你的父亲，”他又说。亚当曾把劳伦斯介绍给父亲，他们立即成了朋友。劳伦斯丝毫没理会别人安在亚当父亲头上的那些编造的谣言。

“得了一大笔家庭遗产，咱可以什么活儿都不用干了，是吗？”劳伦斯以轻松的语气问。

“除非你工作的那家银行生个法子，把500英镑给变成5000。”

“目前还不行，老伙计。”

亚当看着劳伦斯，微微地笑了。他现在虽然比劳伦斯的个头高些，但在惠灵顿念书那会的情景他记忆犹新。那时，在亚当眼里，劳伦斯犹如一个巨人。“又迟到了，斯各特，”每逢亚当在走廊上从他身旁疾疾走过时，他都会这样说。亚当渴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象劳伦斯那样，摆出一副神气十足的架式。他的衣服总穿得板板正正，他的鞋子总是那么光亮，他的头发从不凌乱。亚当仍没悟出，他怎么毫不费力地把一切都清理得那么漂亮。

“富勒姆路的那家意大利餐馆最近刚开业，我打算去那儿会会我的朋友卡罗林。咱们一起去吃顿饭吧？”劳伦斯问。

“以后吧！”亚当说，“因为今天下午的事情还没办完，我还有一两封信要看。”

“好吧，”劳伦斯说完便离开了。

亚当一动不动，直到再也听不见楼梯上的脚步声。他满意地退进自己的卧室，将门关死。他坐下来，从内衣口袋内摸出那个信封。这是爸爸通常用的那种挺重的、价钱很贵的信封。

亚当小心地拆开信封，拿出一件他父亲的亲笔信和一个小的信封。这个小信封由于年代长久，已显得很旧。信封上写有：“吉乐尔德·斯各特上校”。但那是谁的笔迹，亚当无从得知。他将那个旧信封放在身边的小桌上，展开父亲的信，开始念起来。

我亲爱的亚当：

我辞世之后，你会听到对我突然离开部队的多种解释，有些解释滑稽可笑，有些则无中生有。我总认为，大家都该尊重我本人的意见。我觉得，有些事情有必要让你知道得更清楚些。我给你留下的这封信就是这个意思。

正如你知道的，我退役前最后任职的地方是纽伦堡，时间是1945年5月至1946年10月。上级交给我一项任务，代表英方负责看守那些因犯有战争罪行而等待审判的高级纳粹战犯。我渐渐地与那些被囚的军官们熟悉起来，一年之后，我甚至变得能容忍他们中的

几个人了。这样的观点在当时是不允许存在的。

在那些高级纳粹分子中，赫尔曼·戈林和我每天都有接触。我第一眼见到此人就无比憎恨。他傲慢、自大，对自己在战争中所充当的野蛮角色全然恬不知耻。

戈林将要赴刑的前夜，提出请求，要单独和我会次面。那是个星期天，我现在仍能忆起那次会面的每个细节。我是在俄国少校福兰德米尔·高斯基那儿接班接到这一请求的。其实，是高斯基亲自把那份书面请求交给我的。查完哨，我立即和值勤下士一道前往戈林的单人囚房。我进屋时，戈林立正站在他那又小又低的床前，向我行了个礼。

“你要求见我？”我说。我从来不称呼他的官衔或他的名字。

“是的，上校！”他回答，“作为一个死罪犯人，我只希望提出最后的请求。下士可以离开我们一会儿吗？”

我想象得出，他定有私事要谈，所以，我就叫下士到外面等着。门关上以后，戈林递过一个信封来。这个信封现在就在你手里。我接过来时，他只说道：

“请在明天我被处死之后把它打开。我只能希望，日后你受到责怪时，它能起到一些补偿的作用。”当时，我不知道他的话是什么意思。许多死囚在他们的最后日子里都向我吐露过一些秘密，那时候他们中的